賈氏九七

陳清泉

一七五：前後兩個十三年

計到資維的聲明，卓文田不感到太驚異，他已估計到，英國政府遲早會表明這種態度的。

實際上，英國不能不要接受這樣的協議，它是無可奈何的。

既然大前提已定，那麼，中英談判的大分歧可謂解決了，賀維的訪京使談判有了重大進展，難怪他被稱爲「及時雨」了。現在，談判桌上的主題就是十三年的過渡期及「九九七年後自治行政區的問題了。

星期天，卓文田在家中看電視，那是一個時事討論節目，題目是關於香港過渡期的。參加者有大學講師、社團領袖、兩局議員、雜誌編輯等，其中包括了趙敏的表哥、創新社副主席歐英傑。

與會者各自提出了對十三年過渡期的種種建議，各有各的見解與看法，最有創見、最太胆的一個提議是出自一位資深的兩局議員之口。他說：

「既然一九九七年之前，有一個十三年的過渡期，那麼，一九九七年之後，是不是也應該有一個十三年的過渡期呢？我想，這不是不可以的。我認爲，這樣對香港的繁榮安定會是一個很有用的保証。……」

議員此語一出，全場寂然，不少人爲他的這一論調而感到突然。議員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我的建議不是沒有道理的。中國要到一九九七年才收回香港的主權，九七年之前可以有十三年過渡期，那麼，九七年之後爲什麼不可以呢？九七年前的十三年過渡期，中國方面將會在某種程度上過問香港的事務，那麼，在九七年之後，英國也應該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過問香港的事務，這才是合理的。」

風言蜂語

編輯

好過加價

九巴計劃擴展服務，比加價有效。

不說也吧

環境處不肯發表將軍澳污染情況。

可能說了嚇怕人。

有辦數

海關廿三職位二千多人申請。

顯然很多着數。

警網私集

●裕豪·圖 ●天子·文 ●紫張連環小說

POLICE

37

38

39

（三七）梁啓明與杜文，看別墅得不到綫索，祇好繼續向被扣留的疑犯偵查。明查不得，轉爲暗訪。

一個臥底警員胡建中，以疑刦匪身份被捕，送入拘留所中去，他和李元彪等一衆人等一般，遭押由警方看管。他被安置，與蛇仔輝同囚在一室內。

（三八）胡建中不主動與蛇仔雲攀談，正是攻心爲上，因爲他知蛇仔輝的性格，果然，蛇仔輝忍不住喪，疑犯不一定有罪，有罪也不一定死，你殺了人嗎？」胡建中搖搖頭，滿懷心事的訴說自己爲了什麼被捕，也說到自己担心家人生活。

（三九）蛇仔輝拍拍他肩膊道：「樂觀一些，你在外邊的手足會照顧你家人生活的。」至此，他眉飛色舞地說自己被懷疑運毒而被捕的，但他的家人，一直獲得大佬的照顧。胡建中說：「大佬不怕被人識穿？」引得了蛇仔輝口沫橫飛的說，大佬會自動轉眼到他家人戶口。

戴臉譜的人

辛涛

二二五：兩個電話

我是隨爸爸、叔叔的旅行社的一個歐遊旅行團，去歐洲遊覽三個星期。既是隨團遊覽，當然是匆匆忙忙，加上心情又不怎麼好，而遊客們與我沒共同言語，每到一地，我是應付式「到此一遊」，沒多大收穫，僅只拍了一些各地風光照片吧。

三個星期後回抵香港，心在想——也許曼燕還在外遊哩！她在信上告訴我，陪三姨媽歐遊一個月或多些。看來，我寫給她的信，還躺在她沙田第一城的家裏呢！

先回到山景大廈頂樓的家。是日週末，媽媽在家，她欣然迎接我。等我放下行李，喝着她送來的一盒菊花茶，她說：「半小時前，尹曼燕和馮媽然都先後打電話找你！」

兩個打電話給我的名字，都使我覺得詫異。我抬臉望媽媽：「尹曼燕？她不是去歐洲遊覽嗎？」

媽媽說：「她和三姨媽提早回來——」

「提早？」我灼灼地打斷。

「爲參加即將舉行的大賽車，馬華倫在澳門天天練開跑車，有次撞大石受重傷入院。她們接到消息，便急急趕回來啦！」媽媽說：「你爸爸在報上讀到新聞，他告訴我。後來，阿燕打電話來，說收到你的信問你幾時回港？我把日期告訴她，她也把表哥受傷的事告訴我——看來，馬華倫的一條腿是不能復元了！」

沒有幸災樂禍，我感慨地嘆口氣說：「他們表兄妹輪流傷腿！」

媽媽說：「阿燕在電話說，馬華倫的腿傷比她嚴重！」

拾回一條生命已幸運了！」

我喝飲菊花茶，坐在沙發上想着馬華倫傷腿，需要曼燕從旁照料，在我來說未必是好事！我知道曼燕念舊，重感情的人，過去，她在澳門受傷，馬華倫對她關懷備至。如今，今是她「投桃報李」的時候嗎？

媽媽看了看我：「馮媽然已打過兩個電話來！」

心關

城市之光

成臣

好女（三）

鍾鳳華雖然說是莫名其妙的鄉碎了水晶瓶，但他知道是什麼原因的。

她怕聽莉姨的關心話，也不忍見那地上碎片，抱着了小寶，回到房中去，將房門關上。

她倒身床上，小寶伏在身邊，她想：這水晶水瓶，是和第十七位丈夫遊歐時買來的。不，他雖然是丈夫，但眞正經歷過的男人中，是第十七個。

她閉目而睡了，她想休息，但腦海不休息，想着了三年前的事。

一夜，她單獨赴宴，自己駕了汽車前去，坐在身邊的是朱澤培，這個六十歲的商人彼此本來相識已久的，同席的人，都是工商業，地產界知名之士，彼此共爲笑語。

及席散了，朱澤培問鍾鳳鳴：「是你自己駕車來？」

鍾鳳鳴點點頭，反問道：「你的貴車呢，司機開來接罷。」

「司機病了，我自己又不想駕車赴宴，怕酒多了，不知你能否送我一程。」

「好呀，雖然我也飲了一些酒，但未醉。」

兩人一起與主人辭出，然後一起轉入停車場，一起上了鍾鳳鳴的汽車，自然由她駕駛，汽車緩緩開出。

「惜花應早起，愛月夜眠遲，今晚月色特別皎潔明亮，最宜欣賞。」朱澤培說。

「市區欣賞，沒有詩意呀！」

絲韻

懷楚

八三〇：如此循循誘導

「你說需要，到底是指哪方面？」她又問。

「我問你，你說你天天都想，是指哪方面呢？」他拉着她的手小聲問。

「當然是這方面了——性。」她在他耳邊小聲說，「難道你不也天天想？」

他微微點點頭：「這又有什麼不對？子曰：食色性也，只是有些人假道學，口頭上不敢說，其實心中淨是想，那是僞君子！」

「那你是眞小人了？嘻嘻。」

「是的，是眞小人又怎樣？不虛僞，總比那些人好得多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別扯遠了，說什麼哲理？」她又輕提他鼻下，「繼續解釋那句下流話，到底是指什麼？不怕直說，我很想知道。」

「好吧，」李偉生笑了笑，「先問你，破爛了的大門是怎樣的？」

「漏風了，就漏風，破了，就漏風，就難掩上。」她答。

「沒什麼嘛——與人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你的IQ太低了，再想想。」他引導她，「譬如人睡在屋裡，怎樣？」

「如遇風雨，就難安眠了。」他答。

「對了，已想得差不多了。」他咽咽口水，「破爛了的大門，是令人難以安眠的，那麼，該用什麼方法補救呢？」

現代武俠實錄之六

黑蜘蛛

田長歌

一九七：一班惡爺

發仔出餐廳，來機去繳費，補借電話打返仁義堂大本營，將經過報上。

不久，發仔買了一隻燒鵝，埋單同王太美寶一齊去到王太屋企。

個層樓得兩房一廳，廳係共用，開開一人一半，中間只隔一道屏風。但亦有接近一百呎，算係咱者矣。

發仔其實無意在上址食飯，只不過想體察一下，有何可疑之處。

坐了一陣，傳呼機響，發仔覆機之後，乘機告辭，王太曰：「我已經煲落米者矣！」

發仔一千個對不住，話有急事，一定要走。

王太曰：「既然有緊要事，咁唔阻你矣，美寶，你留在此處食飯喇！」

美寶曰：「都係第二日先咯，阿哥有事，要我陪但去者也。」

發仔曰：「然，眞對不住，王太，如果有阿波消息，馬上通知美寶喇！」

離開王家，美寶曰：「發哥，我從來有對波會講過自己有阿哥，如果但眞係去找姑媽，姑媽提起，點算？」

發仔笑曰：「咁更加好喇，你橫掂要撇開但，等但知道你另外有一個阿哥，有排但估。」

發仔爲了討好美寶，由但處得到波會綫索，陪但食飯，又送返工，曰：「你唔使驚，如果波會工，但係惡爺，我亦識得一班惡爺，會收拾但，明麼？」

美寶曰：「今晚你來不來接我放工？」

發仔曰：「我有班朋友今晚由日本來，會去招呼但地，如果可以甩身，我一定會來接你。」

發仔當然係車大炮，離開浴室大門，就馬上趕去仁義堂一間秘密支部，其實係一間酒樓，通知大佬客家周阿七等人前去商議。

碧血情仇

石維秋·原著 ●文·繪

七：北雁南飛

大漢一怔。「你因什麼事找我案主？」

「事關機密，必須面報！」陳萬里道：「此事重大，幸勿延誤！」

「你可否露點口風，免得老爺要替你當待！」

「有關瓦制要攻打貴案的事！速去速去，我不詐你！」

大漢放下碗道：「你詐我我也不怕，老爺的拳頭比鐵還硬！」

說着轉身出去。

陳萬里又向四週看了一下，這才知道處身地窖之內，這處牆壁插着一堆火把，地窖是用木柵分成幾格，旁邊的木柵裡，似亦囚了人，陳萬里忽然有點後悔，對那大漢露出口風，若讓旁人聽見，效果堪慮。

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，方見那漢子帶着一個中年漢子走下

陳萬里看了那中年漢幾眼，光線暗淡，找不到他跟沙天德之母有何相似之處，是以嘔嘔地問：

「案主令姐是否被瓦制等擄去？」

「不錯，你叫游萬里？出身何門何派？」

「張案主，可否找個密室，在下有話與你商量？」陳萬里怕他不肯，又加上一句：「事關機密，而且在下身份……唉唉，張案主實不用害怕，在下對你並無有歹意！」

那漢子道：「案主，千萬莫中他奸計！」

張令章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送他到我書房！小弟，咱們等下再見！」

那漢子兜屬幾句，將陳萬里放在肩上扛上去。原來地窖竟然在大案之後，入口十分隱蔽。

那大漢一直將他送到張令章的書房，張令章已坐在裡面，吩咐大漢開門出去，親自替陳萬里鬆綁。「手下不知，多有得罪，少俠莫怪！」

陳萬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問道：「張案主是大同人氏？」

張令章一怔，反問：「少俠如何得知？」

陳萬里心頭稍定，遂再問：「案主令姐是否被瓦制等擄去？」

（一七九）

城市之光

成臣

好女（三）

鍾鳳華雖然說是莫名其妙的鄉碎了水晶瓶，但他知道是什麼原因的。

她怕聽莉姨的關心話，也不忍見那地上碎片，抱着了小寶，回到房中去，將房門關上。

她倒身床上，小寶伏在身邊，她想：這水晶水瓶，是和第十七位丈夫遊歐時買來的。不，他雖然是丈夫，但眞正經歷過的男人中，是第十七個。

她閉目而睡了，她想休息，但腦海不休息，想着了三年前的事。

一夜，她單獨赴宴，自己駕了汽車前去，坐在身邊的是朱澤培，這個六十歲的商人彼此本來相識已久的，同席的人，都是工商業，地產界知名之士，彼此共爲笑語。

及席散了，朱澤培問鍾鳳鳴：「是你自己駕車來？」

鍾鳳鳴點點頭，反問道：「你的貴車呢，司機開來接罷。」

「司機病了，我自己又不想駕車赴宴，怕酒多了，不知你能否送我一程。」

「好呀，雖然我也飲了一些酒，但未醉。」

兩人一起與主人辭出，然後一起轉入停車場，一起上了鍾鳳鳴的汽車，自然由她駕駛，汽車緩緩開出。

「惜花應早起，愛月夜眠遲，今晚月色特別皎潔明亮，最宜欣賞。」朱澤培說。

「市區欣賞，沒有詩意呀！」

畫龍點睛的結尾

「卒章顯其志」。篇末點題，畫龍點睛，這在詩歌和散文中很常見。細心的欣賞者是不會草草看過的。

請看杜甫的「絳鷄行」：「小奴縛鷄向市賣，鷄被縛急相喧爭。家中厭鷄食虫蟻，不知鷄賣還烹。虫鷄於人何厚薄，吾此奴兒解其縛。」

鷄虫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。」

這首詩的結句是從鷄虫不能兩全這件生活瑣事中，引起了深沉的感觸，但又不直截點破，只是含蓄地畫出詩人倚閣望遠的沉思之狀，却使人感到忘懷得失之意已在言外了。「多少欲說事，盡在言中」，這是寓哲理於形象之中的點睛之筆。洪邁說：「此詩目是一段好議論，至結句之妙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」

李德遠很喜歡這首詩，仿作了一首「東西船行」：「東船得風帆席高，千里瞬息輕鴻毛。西船見笑苦遲鈍，汗流撑折百張篙。明日風翻波浪興，西笑東船如此來。東西相笑無已時，我但行藏任天理。」

李德遠對自己這首詩頗爲滿意，向洪邁反覆朗誦。洪邁評論道：「語意絕工，幾於得奪胎法；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，似不可同日而語。」這前一句是安慰他的朋友的客套話，後面那句則是不客氣的批評了，指出兩個結尾情直不能比較。洪邁這個欣賞體會是對的。

且不說後者完全生於摹仿，單就結句論，一個含蓄深遠，悠然不盡；一個直率淺露，了無餘味。可見，同爲篇末「點睛」，也大有工拙，死活之異。

巧妙的點睛之筆，是整篇文章的自然結穴。文筆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當止，既可一脉流注，水轉，「亦與心而徘徊」，「既隨物以宛到渠成，也可騰挪作勢，凌空拿住。

寒虛胃脾

良不化消

瀉腹疾痢

療治何如

詩詞歌賦

清詩初詩

丁雁水詩

丁泉先生：

現在介紹丁雁水的一首詩，題爲「臥病酬林澹亭」：

「輕寒腰帶減，窗竹漸離披。未得高眠早，常恐退食遲。青山秋後夢，黃葉雨中詩。酒熟東籬下，君閑可預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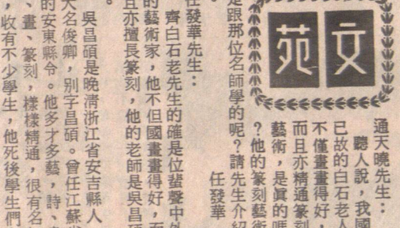
按丁雁水即丁煒，福建人，官按察使。（豐餘、新八六八〇一）

文苑

拜吳昌碩爲師艱苦學習

通天曉先生：

聽人說，我國已故的白石老人不僅畫畫得好，而且亦精通篆刻藝術，是眞的嗎？他的篆刻藝術是跟那位名師學的呢？請先生介紹一任發華先生：

任發華先生的確是位蜚聲中外的藝術家，他不但國畫畫得好，而且亦擅長篆刻，他的老師是吳昌碩。

吳昌碩是晚清浙江省安吉縣人，大名俊卿，別字昌碩。曾任江蘇省的安東縣令。他多才多藝，詩、書、畫、篆刻，樣樣精通，很有名氣，收有不少學生，他死後學生們私